

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8

# 鐘樓怪人

原著：雨果  
改寫者：吳俊毅

導讀



本書作者——雨果，是法國十九世紀相當著名的小說家，當他於一八八五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去世時，法國政府還為他舉行國葬呢！

「鐘樓怪人」是雨果最著名、也最受歡迎的一本書。故事從一個被丟棄的男嬰——嘉西莫多身上展開，他不但長相、身形怪異，而且也牽連出一連串驚人的事件。

而艾思瑪則是個不知道親生父母是誰的埃及女郎，她不只長得美麗，心地也很善良，她有一隻會表演各種把戲的神奇山羊，常常令觀眾大

笑不止。

但這也惹來聖母院副主教——柯洛德神父的注意，他想利用艾思瑪完成自己掌握權力的野心。

嘉西莫多雖然長相怪異，卻力大無窮，只聽從柯洛德神父的指揮，而他也是神父最得力的助手。

儘管飽受嘲笑，外表醜陋的嘉西莫多卻有一顆善良的心，尤其在遇見艾思瑪之後，他才開始體會到人間也有溫暖的一面。

在雨果的巧思營造之下，每個出場人物的個性都相當鮮明，甚至有人意表的結果，再加上引人入勝的曲折情節，使得本書歷久不衰！



## 人物簡介

嘉西莫多：是個棄嬰，從小在聖母院長大。他瞎了一隻眼睛，駝背，兩隻腳不一樣長，長相怪異的他，人見人怕；其實在醜陋的外表下，他有一顆善良的心。

艾思瑪：美麗埃及女郎，經常帶著一隻神奇的山羊在廣場上表演跳舞。她像天使般純潔，且有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奇蹟街」的居民都很喜歡她，但是野心家也想控制她。



柯洛德神父：聖母院的副主教，學識淵博，野心也很大，他一心想製造奇蹟，讓大家都以為他是耶穌第二，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惜利用各種卑鄙手段欺騙世人。

肯渥：原本前途光明的年輕詩人，因為得罪大主教而被警察追緝，艾思瑪曾經救他一命，他便隨艾思瑪到處表演。

華比隊長：法國數一數二的年輕劍客，是路易國王的侍衛隊長，曾在偶然中救艾思瑪一命，但也因此差點兒賠上自己的性命。

# 目錄



巴黎聖母院

..... 7

算命的埃及人

..... 12

艾蕾不見了

..... 19

好戲上場

..... 26

愚人之王

..... 33

跳舞的少女

..... 38

嘉西莫多	46
英雄救美	53
黑暗王國	58
柯洛德神父	67
葛瑞屋廣場	73
陰謀詭計	81
山羊得卡利	90
密室裡的決鬥	100
殺人凶手	107
執行死刑前	115

劫囚車

.....

125

銀哨子

.....

130

發動攻擊

.....

135

母女重逢

.....

142

復仇

.....

151

尾聲

.....

159

## 巴黎聖母院

這個故事距離現在已經有五百多年了。

復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天又叫做「嘉西莫多禮拜」，有四個剛剛做

完禮拜的婦人，從莊嚴肅穆的巴黎聖母院走出來。

才走下石階，突然傳來一陣嬰兒的哭聲，老婦人不約而同的把臉轉向旁邊的一座騎士石像，在石像的下邊，有一張小木床。

當時一般百姓生活相當困苦，有些父母窮得養不起嬰兒，因此常常把孩子丟在聖母院門口，希望聖母院能夠收養他們。

由於棄嬰愈來愈多，聖母院乾脆在石像旁放置一張小木床，讓那些父母可以把孩子放在那裡。

四位老婦人緩緩走近小木床，一看看到躺在裡面的嬰兒，她們不禁掩

面驚叫：

「哎喲！怎麼會有這麼醜的小孩？」

「他是不是人類啊？」

「他的母親看到他，一定嚇昏了！」

「他八成是個怪物！」

「這種醜八怪一定養不活的！」

老婦人們七嘴八舌的說著，同時不停的驚呼，這也難怪，因為那個

嬰兒長得實在太奇特了。

他的身體彎曲，看起來好像一隻正在蠕動的蟲，頭髮紅的像燃燒的烈火，額頭又高又寬，一隻眼睛往內凹陷，另外一隻卻睜得大大的，鼻子扁塌，一張嘴大得幾乎裂到耳邊。

他是一個相當難看的畸形兒。

好奇的人們一個個圍過來，大家對著小嬰兒指指點點的，小嬰兒只是渾然無知的看著周遭的人，完全不了解他們語氣中的惡意。

「他是一個惡兆，一定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他應該是巫師的孩子！」

「我們必須把他扔到火裡燒死，才能消除災厄！」

「對，這是一個好辦法！」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討論的同時，聖母院的門口站了一位年輕的神父，他把一切都看在眼裡。

當一個男人伸手抓住正在哭泣的嬰兒時，這位年輕的神父上前阻止他。

「神父，你別阻止我，」那男人說：

「這種怪物應該燒死才對。」

「不行！」神父的語氣相當堅決：

「我要收養他。」

神父抱起嬰兒，頭也不回的往聖母院走去。

「他是誰？為什麼要收養這個小怪物？」大家議論紛紛。

人羣中有認得這位神父的，便說：

「他是柯洛德神父，是一位學識豐富的人呢！」

人們還在討論的時候，不遠處有一個年輕女人低著頭，步履蹣跚的

離開聖母院。

## 算命的埃及人

年輕女人不停的用袖子擦拭淚水，慢慢往葛瑞屋廣場走去。

葛瑞屋廣場有一個懲罰重大罪犯的絞刑台，只要有人被判絞刑，執行日當天，這裡一定是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不過，今天廣場卻顯得相當寂靜，只有兩、三個人而已。

年輕女人走到廣場旁邊一個叫荷蘭塔的建築物，然後進入一個有著鐵格子小窗戶的房間，裡面陰森森的，還帶著嚴重的濕氣。

「我的孩子啊！」年輕女人傷心欲絕的哭著。

沒錯，剛才那個醜嬰兒是她丟棄的，不過他並不是她的小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這個年輕女人名字叫做瑪珂，她的父親是位著名的音樂家，母親也來自富有家庭；他們對唯一的女兒瑪珂疼愛有加，還替她找了一門好親事，便是嫁給擁有一座大城堡的荷西子爵。

瑪珂沒多久便生下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但她的丈夫突然被人暗殺，由他的弟弟繼承城堡，他便把瑪珂母女趕了出來。

由於父母已經不幸亡故，可憐的瑪珂帶著女兒回到巴黎後，只能靠著做針線活兒維持生計，她們常常窮得沒麵包吃，冬天也沒有錢買柴火，若不是為了女兒，瑪珂幾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

她替女兒取名艾蕾，艾蕾的臉蛋紅通通的，眼睛又大又亮，每一個看到她的人，都會忍不住想摸她一下。瑪珂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艾蕾身上，她替她買了許多可愛漂亮的小帽子、小衣服、小鞋子，自己即使兩天沒有吃東西，只要看到女兒的笑容，她就心滿意足了。

有一天，一支由乞丐和流氓組成的隊伍來到巴黎，他們的皮膚都是褐色的，長相怪異，還帶著銀耳環，他們說自己是埃及人，經由波蘭來到這裡。

這些埃及人以算命為生，一些好奇的人會到他們搭建的臨時帳棚看相；有些人一聽到他們預言自己的兒子會當皇帝或教皇時，不但會給他們很多賞金，並且也會認為他們的預言相當準。

瑪珂聽到這個消息，也帶著艾蕾到埃及人那兒占卜她未來的命運。

「她真是個可愛的天使啊！」

埃及人的首領，也就是那位算命的老頭兒，他一看看到艾蕾便忍不住

發出讚嘆。

瑪珂掩不住心中的得意，她趕緊說：

「請替她算算命，她將來會怎麼樣？」

「嗯，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得好好算一下！」

老頭兒煞有介事的摸摸鬍子，一面看著小艾蕾，一面搖頭晃腦的，彷彿在思考事情，他趁瑪珂不注意的時候，忽然朝站在他背後的一個臉色陰沈的女人瞄了一眼。

接著，他又煞有介事的在艾蕾臉上仔細端詳，漸漸露出驚喜的表情，然後抬頭，語氣堅定又興奮的對瑪珂說：

「她具有女王的相貌！」

「女王？真是太好了！」

備嘗辛酸的瑪珂一聽到老頭兒的話，毫不猶豫的相信了，並且不停

的吻著艾蕾。

「她長大以後，呃，」老頭似乎要為他的預言找到最好解釋：

「她會到美洲新大陸，在那裡當他們的女王。」

他用手指輕輕按艾蕾的額頭，艾蕾彷彿識破了他的謊言似的，突然

放聲大哭起來。

老頭哈哈笑著，繼續說：

「我們是誠實的埃及人，從來不撒謊。」

「我相信你。雖然我的日子不好過，但是我的女兒將來一定會很幸

福。

在回家的路上，瑪珂一面親吻艾蕾，一面低聲對她說：

「將來你會是一個女王呢！」

還未滿一歲的艾蕾只是圓睜著眼睛看母親，雖然不懂母親的意思，

看著她滿足的笑，艾蕾也是一臉燦爛的笑容。

瑪珂興奮的往家裡走，完全不知道剛才在帳棚裡的那個女人正悄悄

跟在她後面。

瑪珂先把艾蕾抱回房間，等她熟睡後，她立刻去找左鄰右舍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畢竟對這些貧窮大半輩子的人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預言了。

## 艾蕾不見了

聊完天後，瑪珂回到家裡，一切顯得那麼安靜幸福，她不禁想著：

「我的寶貝睡得真熟啊！」

她緩緩走向樓上，發覺她的房門竟然是開著的，一股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

「艾蕾！」

她大叫著跑進房間，床上已經沒有小艾蕾熟睡的身影，只剩下一隻桃紅色的小鞋子。

子？

「艾蕾！」瑪珂像發了瘋似的尖叫：「天啊！是誰偷走了我的孩

子？」她把小鞋子緊緊抱在胸前，找遍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口中不停唸著小孩的名字，接著她狂奔下樓，跑到街上。

「你有沒有看到艾蕾？」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抱走我的小孩？」

瑪珂披散著頭髮，問每一個她看到的人，他們不是搖頭，便是遠遠

避開。

她一面哭一面找，甚至聽到小孩子的哭聲，她都要設法從窗戶向內

偷看，因為說不定那是她的小艾蕾在哭呢！



太陽已經下山了，瑪珂依然沒有發現艾蕾的蹤影。

瑪珂每一天都在街上尋找艾蕾，她的衣服又破又髒，頭髮也亂成一團，但是她不死心的詢問每一個經過她身邊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女兒？如果你告訴我，我願意一輩子做你的奴隸。」

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

這天黃昏，瑪珂拖著疲乏的身體回家時，隔壁的一個小男孩告訴她

「剛才我在玩的時候，看到一個埃及女人抱著一包東西偷偷走進妳家，又很快跑出來。」

瑪珂楞了一下：

「什麼？埃及女人？」

隨即她的心中燃起一絲希望，也許那些埃及人看到艾蕾長得可愛，便偷偷把她抱走，現在又偷偷把她送回來。

瑪珂欣喜若狂的跑回家，才跑上樓梯，她便聽到房裡傳來嬰兒的哭聲。

「艾蕾！我的孩子，妳終於回來了！」

她趕緊衝進房間，卻被床上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那是一個多麼醜陋的嬰兒，而且他比艾蕾還要大，背上還有一團大肉瘤。

「怪物！」

瑪珂用手掩著臉，全身癱軟的坐在地上。

隔了幾分鐘後，她像發現秘密似的抱起正對著她張開大嘴，不時發出像哭又像笑的「呵呵」聲的嬰兒跑出去。

偷走艾蕾的一定是那些埃及人，瑪珂快步朝城外埃及人搭帳棚的地方走去，她的腦筋不停在轉，可能是那算命老頭兒的家人或親戚生下這麼一個醜八怪，正好她抱艾蕾去算命，那個老頭便打定主意要偷換嬰兒。

「艾蕾，不管歷經多少困難，媽媽一定要找到妳！」瑪珂在心裡暗發誓。

可是，當她來到埃及人居住的地方，他們早已不知去向，傷心又失

望的瑪珂只好把嬰兒抱回家，一想到艾蕾，她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倒  
是那個嬰兒自己玩了一會兒，便呼呼大睡。

隔天就是「嘉西莫多禮拜」，有個四處做生意的商人說，他在巴黎  
近郊的原野看到一些嬰兒衣服的碎片，還有被火燒過的痕跡，更可怕的  
是周圍血跡斑斑。

於是，城裡的人開始傳言說埃及人為了祭祀邪神，把瑪珂的嬰兒拿  
去當祭品獻給他們的神。

瑪珂聽到這個消息後，對未來不再抱任何希望，她把醜陋的嬰兒丟  
在聖母院後，便把自己關在荷蘭塔裡，打算就此度過殘生。

# 好戲上場

現在是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轉眼已經過了十七年。

這天天才亮，「噹噹——」的鐘聲響起，巴黎市民立刻陷入一股熱

鬧、興奮的情緒中，今天是愚人節，上至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大家全都上街遊行，不管怎麼胡鬧，都不會有人來制止。

葛瑞屋廣場上有人放煙火，聖母院的神父們昨天便到各個街口吹喇叭，通知大家到公眾廳觀看宗教戲劇，因此這兩個地方都擠滿了人。

廣大的公眾廳在不斷人羣湧入後似乎變小了，講話聲、笑聲、嬰兒

的哭聲，甚至馬匹的嘶叫聲，都表達出巴黎人心中的興奮。

才十點鐘，公眾廳裡已人聲鼎沸，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高個子男人看著這一切，心中不禁擔憂這場戲是不是能在十二點準時開演，因為他可是費了半年多的心血才完成這齣戲劇，他的名字叫做肯渥。

好不容易等到時鐘敲了十二下，原本吵雜的人們突然安靜下來，肯渥終於鬆了一口氣。

又過了十五分鐘，戲台上的布簾還是沒有拉開。

羣眾開始不耐煩，有人大聲嚷著：「聽說要等到波本大主教來才能

開幕！」

坐在窗台上的大學生法南諾開始起鬨：「不要管什麼大主教！」

「對！管他來不來，快點上演！」

「快點上演，大主教來了就叫他上台跳舞！」

「上演！」

「上演！」

吵鬧的羣眾開始向舞台湧過去，嚇得站在那裡維護治安的四個警察落荒而逃，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演員站上舞台，大夥立刻安靜下來。

「各位觀眾，」，演員安撫大家：

「謝謝你們的光臨，波本大主教就快來了，請大家再等一會兒……」

「立刻上演！」一個大學生尖聲叫著，羣眾馬上跟著喊起來。

台上站著的演員不知如何是好，肯渥趕緊上台告訴他：

「立刻上演！」

「肯渥先生，波本大主教會生氣的！」那位演員神色驚惶的對他說

「沒關係，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簾幕終於慢慢拉開，四個衣著華麗的演員走上台，第一位演員拿著一把刀，衣服上縫著「我是貴族」四個字；第二位演員拿著一把金鑰匙，衣服上縫著「我是牧師」；第三位演員拿著桿秤，衣服上縫著「我是商人」；第四位演員則拿著一把斧頭，衣服上縫著「我是工人」四個字。

故事的大意是說，有四個人立志要把一條黃金魚送給世界上最好的人，於是他們結伴去尋找，對白相當機智風趣，觀眾席上不時爆出的笑聲，讓肯渥鬆了一大口氣。

「波本大主教駕到！」招待員高分貝的聲音使得觀眾全都安靜下來，在當時，大主教的權力比國王還大，剛才叫嚷著不用理大主教的人，這會兒也都噤聲不語。

台上的演員楞在那裡，波本大主教一看看到這種情形，滿臉不悅：

「你們不等我來就上演，是不是瞧不起我？」

演員們無助的望向肯渥，肯渥勇敢的上前承認：

「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我要他們演的！」

「你沒有權力這麼做！」

「雖然我沒有權，但我不會後悔做這個決定！」

大學生法南諾也在一旁鼓譟：「加油，詩人，我們支持你！」

民眾顯然覺得詩人和大主教之間的爭論，要比台上演得戲更具可看性，而一些大膽的大學生也在旁邊煽動，紛紛嚷著：

「打倒大主教！」

「詩人，我們支持你！」

聽到這些吆喝聲，波本大主教怒不可遏，他吩咐警察：

「把肯渥和那些搗亂的大學生全抓起來！」

在羣眾的幫助之下，肯渥很快消失在人羣中，警察們根本找不到他

，法南諾和他的同學也趁著混亂偷偷溜走，不過，他們並沒有忘記把手上的蘋果丟向波本大主教的腦袋。

## 愚人之王

波本大主教憤怒的離開公衆廳，一股勝利的喜悅在羣衆間蔓延開來，大家亂吼亂叫的，想找點兒新花樣來玩。

有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跳上講台，他示意衆人安靜聽他說話：

「我是從外地趕來這裡參觀愚人節活動的，你們勇敢的幫助詩人和波本大主教對抗，真是令人敬佩。」

「在我居住的地方，有一個節日叫做『丑王節』，每一個人輪流從洞口伸出腦袋扮傻臉，誰扮得最像，誰就當選為小丑之王；我們也可以來

選個愚人之王，一定會很有趣的。」

他的提議立刻獲得巴黎市民的同意。

有人在台上掛起一塊黑布，參加的人陸續上台表演，每次出現誇張可笑、怪臉時，總是令台下觀眾大笑不已，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詩人肯渥。

公眾廳外面有十幾個警察在監視著，惟恐他逃出去，他現在就像過街老鼠一樣，怎麼笑得出來？

一陣如雷的掌聲響起，接著是羣眾的歡呼聲：「他當選了！他是愚人之王！」

肯渥不由自主的把視線投向舞台，這真是他所看過最醜陋的一張臉。

啊！

又塌又扁的鼻子下面，是一張比別人大三倍的嘴，他的右眼已經瞎掉，在濃眉下那隻小小的左眼有著令人心驚的可怕目光，牙齒參差不齊，其中還有一顆牙像象牙一樣突出於上唇之外。

瘋狂的羣眾擁上舞台，當他們把他從黑布後面拉出來，才發現這張怪臉是天生的，而且他的背上有個大肉瘤，使得腰呈九十度彎曲，他的手腳也相當長，不過右腿只有左腿的一半長度。

「他是嘉西莫多，在聖母院敲鐘的怪人！」有人這樣喊著。

大夥兒對這位「愚人之王」顯然相當滿意，不停的拍手叫好，而嘉西莫多只是面無表情的看著他們，有個年青人走到他面前對他做鬼臉，



嘉西莫多攔腰一抱，就把他丟到五公尺遠的羣眾堆裡。

他不只醜，力氣也相當驚人。

提議這個遊戲的男人告訴他：「今天你是巴黎的愚人之王！」

嘉西莫多依然繃著臉看他，他才發覺原來嘉西莫多不會說話。

有人拿著用厚紙糊成的帽子和紅袍子幫嘉西莫多穿上，然後讓他坐在一頂色彩鮮豔的轎子上，再由十二個年輕人把他抬起來。

嘉西莫多看著他們，並沒有反抗，於是這一隊充滿歡樂氣氛的隊伍，便浩浩盪盪的到大街小巷遊行，慶祝愚人節。

## 跳舞的少女

由於是冬天，暮色很快就籠罩了巴黎。

在漆黑的公眾廳的角落裡，一條黑影猛然竄出，他向窗外看了一下，很快的從台階上逃出去，他就是肯渥。

原本在外面監視的警察，認為他會混在遊行隊伍中，因此一直跟在羣眾後面找尋他的蹤影，反而給了他逃走的机会。

昨天晚上肯渥原本還對未來充滿信心，認為只要他的戲劇受到波本大主教讚賞，他就有機會到皇宮當宮廷詩人，但是，今天他不但成了通

緝犯，還是個無家可歸的窮光蛋。

他低著頭走進小巷子，遠處傳來的煙火聲和歡笑聲，更讓他覺得心  
情淒苦沈重。

肯渥不知不覺來到塞納河邊，心中滿是絕望。

「不如跳河算了！」他心中想著，但又覺得不妥：「河水很冷吔！」

他搖搖頭，彷彿下定決心：

「管他的，我要去看煙火，參加愚人之王的遊行隊伍！」

肯渥加快腳步往葛瑞屋廣場跑去，很快的擠進看煙火的人羣裡。

在人羣之間的空地上，有一個美麗的少女在跳舞，肯渥不由自主的

睜大眼睛。

少女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她站在一張波斯地毯上，一面搖著鈴鼓一面跳舞，她的舞姿曼妙輕盈，紅色的火光照映在她身上，更增加一股神祕的氣息。

除了肯渥之外，還有一個人也神色肅穆的看著她，他是一位穿著長袍的神父，眼神銳利而深沉，彷彿一條正要獵取食物的蛇。

少女一跳完舞，立刻得到羣眾熱烈的掌聲，她招呼蜷伏在地毯角落的山羊：「得卡利！」

雪白的小山羊站起來走向少女，牠的犄角和蹄子都是鍍金的，脖子

上還掛著一條黃金項圈。

少女坐在山羊面前，把鈴鼓放在牠的鼻尖上。

「得卡利，現在是幾月？」

得卡利用前腿敲了一下，沒錯，現在正是一月，羣眾紛紛拍手叫好。

「得卡利，今天是幾號？」

山羊敲了六下。

「那是妖術！」有人突然這樣喊，少女向四周看了一下，她不知道說話的是誰，但是肯渥注意到是那位穿長袍的神父。

少女繼續向山羊說：「得卡利，告訴我吉爾市長走路的姿勢。」

山羊用兩條後腿站起來，大搖大擺的走著，圍觀的羣眾不覺笑了起

來，的確很像吉爾市長走路的樣子。

少女又問：「得卡利，羅伯法官是怎麼演說的？」

山羊這會兒坐在地上，兩條前腿一前一後的滑著，還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就像羅伯法官演說時喜歡晃動肩膀一樣！

羣眾們大笑不已，給少女和山羊最熱烈的掌聲。

「那隻山羊是惡魔的使者！」那位神父又說。

少女這會兒看到他了，她心裡想著：「真是一個討人厭的神父！」

她依然拿著鈴鼓向羣眾收錢，各種銅板像雨點般丟進她的鈴鼓裡，她走到肯渥面前，肯渥趕緊把手放進口袋裡，這才發現他僅有的幾個銅板似乎在逃跑的時候弄丟了。

他漲紅著臉，突然有人丟下三個金幣，少女和肯渥不約而同抬頭望向那個人，原來是那位神父！

望著神父陰沈的微笑，少女全身不覺微微發著抖，這時候從廣場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傳來一陣尖銳的咒罵聲。

「滾開，埃及人，不然我要咬死妳！」

少女楞了一下，那是一個充滿怨恨的女人聲音。

羣眾開始議論紛紛：「那是荷蘭塔裡的瘋女人！」

「她平常很溫和，但是只要碰到埃及人，就像發了瘋似的要殺死他。」

在經過十七年之後，把自己幽禁在荷蘭塔裡的瑪珂，始終無法忘記

埃及人偷走了她的艾蕾！

「艾思瑪！」有人喊少女：「別管那個瘋女人，唱首歌給我們聽！」

「再唱一支埃及歌！」另外一個人說。

少女遲疑了一下，轉頭看看荷蘭塔。

「滾開，埃及人！」瘋女人站在窗口不停的朝她喊著，眼神充滿了

憤怒。

艾思瑪決定不理會她，開始用她美麗的聲音唱出一首曲調優美的埃及

及歌曲。

「不要唱了！」瘋女人咬牙切齒，一遍又一遍的喊著，彷彿要把她

吃掉一般。

唱完歌的艾思瑪走到她的窗前，輕聲問她：「妳為什麼這麼討厭

我？」

「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埃及人帶來的，尤其像妳這樣的女郎，我恨不得殺了妳！」

「埃及人為什麼要害妳？」

「即使告訴妳，也無法挽回我悲慘的命運，快點兒滾開，埃及人！瑪珂痛苦的說著。」

# 嘉西莫多

廣場突然喧鬧起來，一把又一把的火炬把夜色照得宛如白晝。

那是愚人王的遊行隊伍，在走遍大街小巷後，他們又回到葛瑞屋

廣場。

現在這支隊伍比他們剛剛離開公眾廳時還要聲勢浩大，因為幾乎巴

黎所有的小偷、無賴和流浪漢全都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使得整支隊伍變

得很長很長。

走在最前面的是光著腳，衣服破爛的埃及人，接著是來自「黑暗王

「國」的羣眾。

「黑暗王國」並不是一個國家，實際上它指的是巴黎一條叫做奇蹟街的貧民窟，住在那裡的，幾乎都是小偷和扒手，偶爾也有一些殺人犯，一般的巴黎市民絕對不敢走到那裡去。

在黑暗王國的隊伍裡，都是一些斷腳、斷臂或是拄著拐杖的人，他們有一輛由兩隻大狗拉著的小車子，上面坐著一位衣衫襤褸的乞丐，不過由他得意的表情，可以知道他扮演的是國王的角色。

緊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學生，他們穿著黑色衣服，有的演奏音樂，有的拿著黃色大臘燭，連在公眾廳搗亂的法南諾也混在其中。

接著出場的是坐在彩色轎子上的「愚人之王」，也就是聖母院的駝

子嘉西莫多。

各式各樣的樂聲響徹雲霄，當遊行隊伍來到廣場中心，嘉西莫多的表情既興奮又滿足，他從小到大，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熱鬧的場面，也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

因為他長得很奇特，平常都待在聖母院裡，今天可是他第一次偷偷溜出聖母院，沒想到就這樣當上愚人之王。

心思單純的嘉西莫多，一點兒都不知道大家表面上是恭維他，暗地裡卻在嘲笑他，他的耳朵早在以前敲鐘時便被震壞，他只看到大家咧着笑而聽不到譏諷的言詞，因此他也張開嘴巴，開心的笑著。

瑪珂從窗口看到他時，心中不覺一震：「啊，怪物！」但是，她馬上明白這個醜陋的人，正是十七年前被她丟棄的埃及人的嬰兒。

「真是可怕啊！」瑪珂全身顫抖不已：「到底是誰收養他？」

就在大家歡笑熱鬧的當兒，突然有人從人羣中衝出來，他伸手就把嘉西莫多手上的權杖搶過來；嘉西莫多從轎子上跳下來，口中發出類似哀號的聲音，他仔細看著搶他東西的人——一名神父。

這名神父就是說艾思瑪的表演是妖術，卻又賞給她三個金幣的人。大家都知道嘉西莫多力氣很大，當他生氣的時候，可能會把這位神父撕成碎片，有些婦女甚至害怕的用手摀住眼睛。

沒想到嘉西莫多卻低著頭跪在神父面前。



神父怒氣沖沖的扯下他的王冠，折斷權杖，還把他的紅袍子全部撕破；嘉西莫多只是把雙手合在胸前，絲毫沒有反抗的意思，有些圍觀的羣眾還注意到，他似乎因為害怕而微微發抖。

神父用力搖他的肩膀，示意嘉西莫多跟著他離開這裡，嘉西莫多點頭後便站起來。

「不行！愚人之王一走，今天這個節目就完全失去意義了！」埃及人、黑暗王國的羣眾和大學生們反對神父把嘉西莫多帶走，大吵大鬧的攔住他的去路，威脅他把嘉西莫多留下來。

嘉西莫多挺身擋在神父面前，揮動著大拳頭，似乎在警告羣眾不要找神父的麻煩。

神父裝出一副苦臉制止嘉西莫多，當他們走出廣場時，還有不少好奇的人跟在他們後面。嘉西莫多突然回頭對他們發出野獸般的咆哮，這才把他們全都嚇跑。

當他們走到一處陰暗的角落時，神父突然回頭面對嘉西莫多，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著：

「嘉西莫多，去把那位埃及少女艾思瑪抓過來！」

嘉西莫多看著神父的嘴唇，他會意的點頭，身影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十七年前，他把那個怪物似的棄嬰從那些企圖燒死他的人手中救出時，從來沒想到他會是這麼一位得力的助手，沒錯，這個人正是柯洛德神父，他的嘴角浮出一抹異樣的笑容。

## 英雄救美

對艾思瑪而言，今天晚上真是充滿驚奇。

她加快腳步往家裡走，山羊得卡利溫馴的跟在她身邊，腦海中不時浮現荷蘭塔那位瘋女人的身影。

「她看來一點兒都不像壞人。」艾思瑪對她有難以解釋的關懷之情。

「她為什麼那麼恨埃及人？下次再碰到她，我一定要好好安慰她。」

離開廣場愈遠，行人愈少，窗口的燈光也一盞盞的被吹滅，艾思瑪突然覺得很孤單。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一個像蝙蝠般的巨大身影突然擋在她面前。

「啊！」艾思瑪嚇得失聲尖叫。

當她看清楚對方的臉，她更是手腳發軟。她用盡全身的力氣叫著：

「鬼啊！救……」

這時，嘉西莫多已經用手堵住她的嘴巴，另外一隻手輕輕的把她抱了起來。

躲在遠處的柯洛德神父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

艾思瑪在嘉西莫多的手指頭上狠狠咬了一口，趁他鬆手的時候，她

趕緊大喊：

「救命啊！殺人了！」

有一位騎著白馬的武士，突然從黑暗中躍出來。

「發生了什麼事？」武士看看眼前的情形馬上明白，他大聲喝斥：

「你這個惡棍，趕快放開她！」

嘉西莫多從喉嚨發出一陣奇怪的聲音，他緊緊抓著艾思瑪，一面後退，然後轉身便想逃走。

武士立刻拔出腰間的劍，毫不留情的刺向嘉西莫多瞎掉的右眼上，受不了這種痛苦的他放下艾思瑪，全身搖晃了一下便蹲在地上。

一陣馬蹄聲傳過來，接著出現三個士兵，他們開口問道：「隊長，

發生了什麼事？」

「我刺傷那個搶人的惡棍，你們把他抓起來。」

「是。」

士兵們跳下馬，一下就把嘉西莫多綑綁起來，儘管嘉西莫多不斷掙扎，並且發出野獸似的叫聲，但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

艾思瑪驚魂未定，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走到白馬武士面前向他道謝

「謝謝你救了我，請問貴姓大名？」

「只是一件小事，妳不用放在心上。」

艾思瑪相當堅持：「請你務必告訴我你的名字。」

一位士兵突然插嘴：「他是華比侍衛長。」

「謝謝。」艾思瑪向華比深深一鞠躬後，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路易王的侍衛長華比！」柯洛德神父心中暗暗罵著：「你竟敢破

壞我的計畫！」

華比命士兵把抓到的惡棍交給法院後，便騎著馬離開，完全沒有注意躲到躲在黑暗中的人影。

# 黑暗王國

無家可歸的肯渥，也在巴黎夜色中漫無目的的走著。

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街道，在一個街角突然被兩個警察攔下來。

「糟糕！」肯渥心中一驚，轉身拔腿就跑。

「他就是肯渥！」後面的警察大聲喊著：「快抓住他，別讓他逃

走！」

肯渥邁開步伐用力跑著，他胡亂抄著小路跑，確定那些警察沒有跟上來後，他終於停下來大口喘著氣，這才發現自己置身在一條髒亂不堪

的街道中。

又累又餓的肯渥不知道何去何從，他拖著沈重的腳步，深深嘆了一口氣，緩緩走下斜坡。

才走了五、六步，肯渥訝異的發現他並不是唯一的行人，一羣像幽靈似的人跳著、爬著、左右晃動著穿過斜坡，他們都是一些殘廢的乞丐。

當肯渥經過他們身邊時，一個用兩隻手撐著走路的乞丐向他靠過來，用悲慘的聲調對他說：「慈悲的先生，請賞我一個銅板吧！」

肯渥不耐煩的對他說：「走開！我比你還需要錢哪！」

接著是一個撐著兩支拐杖的瘸子，他把帽子湊到肯渥鼻尖前，嘴裡

嘟嘟囔囔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肯渥一臉不高興的看著他，問道：「你在玩什麼把戲？」

他加快腳步想離開，卻被一位帶著狗的瞎老頭攔下來：「先生，請

你發發慈悲吧！」

「我身上連個銅板都沒有！」

肯渥說完就跑，瞎老頭帶著狗追上去，地上爬的，拄著拐杖的全都跟上去，看他們跑的樣子，完全不像殘廢的人。

才一會兒功夫，肯渥已經被一大羣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瘸子、瞎子、獨臂人、斷腳人包圍住，他們簇擁著他走到斜坡盡頭，那裡是一大片空地，在黑暗中燃燒的木柴嘩嘩剝剝的響著。

方？

肯渥好像置身在一場惡夢中，他隨口問旁邊的人：「這是什麼地

「奇蹟街。」瞎老頭睜大眼睛說。

「哼！」肯渥冷笑的說：「連瞎子都看得到，的確是一條奇蹟街。」

乞丐們陰險的笑笑，把他拉到一間大房子裡面，那裡爐火燒得正旺，大約有五、六十個乞丐聚集在一起，有的聊天，有的忙著卸下白天的偽裝，當然，也有年紀輕的人正在學習當乞丐的技巧。

肯渥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他不知道自己會碰到什麼事，不禁擔

憂起來。

「喂！把他帶過來。」

肯渥被帶到一位坐在酒桶上的乞丐老頭面前，旁人告訴他：「他是

黑暗王國的國王。」

「你是什麼人？」國王用粗啞的聲音問他：「為什麼來這兒？」

肯渥趕緊解釋：「我是一位詩人，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會被拉到這裡

來。」

「現在你已經知道我們的秘密，如果讓你活著離開，以後我們再也

討不到東西了。」

「我不是來打探你們的秘密，請你們不要殺我！」

「你可以禱告五分鐘。」國王面無表情的說：「然後我們要吊死

你！

「我是無辜的！只要你們讓我離開這裡，我絕對不會向任何人提起

你們的事！」

「我們才不會這麼輕易上你的當！」

即使離開這裡，肯渥還得躲避警察的追捕，他打定主意，改口說：「能不能讓我加入你們？」

國王有點兒訝異：「你想成為黑暗王國的公民？」

「是的。」

在肯渥的哀求之下，國王終於答應，不過他還得接受一項測驗，就是盤腿坐在一個搖搖欲墜的木臺上，再用腳尖站起來，伸手拿掛在他頭

上的紅衣布偶口袋裡的錢，不過紅衣布偶身上滿是鈴鐺。

「記住！」國王警告他：「鈴鐺不能響，只要它一響，你就死定了。」

「我怎麼可能做得到呢？」肯渥心裡這麼想。他很盡力想從布偶口

袋中把錢拿出來，木臺一個晃動，他的手指頭碰到了鈴鐺，原本悅耳的

鈴聲頓時成為喪鐘。

瞎老頭把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肯渥認命的閉上眼睛。

「我忘記一件事。」國王突然說：「依照黑暗王國的法律，我們還

得問問看，是不是有女人願意救他，如果沒有，我們才能把他吊死。」

結果是沒有人願意救他。

當國王要下令時，突然有人喊：「艾思瑪回來了！」

肯渥把臉轉向門口，進來的是那位跳舞的美麗少女，原來她也住在這裡，不過這些乞丐似乎把她當天使一樣的看待。

艾思瑪看看肯渥，轉頭問國王：「你要吊死他嗎？」

「是的，除非妳願意救他。」

艾思瑪的笑聲像銀鈴般悅耳：「那麼，把他交給我吧！」

艾思瑪把肯渥帶回她居住的地方，同時替他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

肯渥立刻狼吞虎嚥的吃起來。

吃完之後，他問艾思瑪：「妳是埃及人嗎？我覺得妳更像巴黎的小

姐。」

「從小我就被埃及人收養，沒有人告訴我我的父母是誰，不過，」

艾思瑪小心翼翼的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鑲著綠寶石的綠絲綢袋子：

「我的養母給了我一個護身符，她說只要別人一碰它，它就會失靈

。

艾思瑪趕緊把它收好，肯渥以他詩人的直覺說：「或許妳是被埃及

人拐走的巴黎小姐。」

艾思瑪詫異的看著肯渥，隨即悲傷的搖頭，一會兒她站起來對肯渥

說：「晚安。」

然後她便帶著山羊離開。

## 柯洛德神父

站在聖母院的高塔上，可以俯瞰整個巴黎，此刻柯洛德神父正在這裡想著被士兵抓走的嘉西莫多。

頭腦聰明、學問淵博的柯洛德神父，很受其他神父的敬重，不過大家也對他議論紛紛。其實柯洛德神父具有很大的野心，他一直想要像耶穌般顯露奇蹟，讓國王和大主教畏懼他、崇拜他，這種可怕的思想促使他收養嘉西莫多。

嘉西莫多雖然在柯洛德的照料下長大，但他卻不讓嘉西莫多接受任

何教育，他只要嘉西莫多像狗一樣的服務他，他就可以指使嘉西莫多去做很多事，然後再用巫術來矇蔽世人的眼睛，這樣他很快就能夠達到自己的野心了。

由於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一間密室裡，每到夜晚，密室裡總會發出紅光，附近的人議論紛紛：

「柯洛德神父一定在研究妖術。」

大家都怕他，卻沒有人願意尊敬他。

柯洛德始終堅持他的夢想：

「守著吧！巴黎市民，終有一天我會統治你們的！」

而被士兵抓走的嘉西莫多，此刻正在法院接受羅伯法官的審判，他

的臉因為受傷而痛苦的扭曲著，更讓人無法多看他一眼。

羅伯法官看完有關他犯罪的資料後，決定判他一百下鞭子，再加上示眾一天，執行地點是在葛瑞屋廣場。

華比侍衛長向法官提出反對，他認為應該有人在幕後指使嘉西莫多，這才是法院應該調查的重點。

「這只是一個小案子，」羅伯法官說：「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管這種事！」

「聽說那個女孩子是『奇蹟街』的女王，如果她真的被抓走，『奇蹟街』一定會騷動起來，整個巴黎也會受到影響。」

華比話才說完，柯洛德神父正由後面悄聲走進來。



羅伯法官說：「你不用擔心『奇蹟街』的事。」

「如果真的出事，那可就來不及了。」

「既然你這麼堅持，那麼你一定知道幕後指使人是誰？」

心虛的柯洛德以憎恨的眼神看了華比一眼，然後趕緊用袖子把臉遮

起來。

多。

「我沒有確實的證據，不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指揮嘉西莫

誰？」

「我不方便說，還是請法官派人調查一下。」

柯洛德神父惡從心生，他恨恨的想著：



「華比，我一定會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意志堅決的柯洛德神父絕不會讓這些小挫折、小人物影響他，儘管他到現在還沒有顯露出任何奇蹟，儘管有人說嘉西莫多是魔鬼，而他是**指使魔鬼的妖術師**，他依然野心勃勃。

「等著瞧吧，你們這些人！終有一天你們會崇拜我、敬畏我的！」

## 葛瑞屋廣場

在荷蘭塔的密室裡，瑪珂像雕像一樣的坐在牆角，眼睛直直的望著放在前面的一隻桃紅色小鞋，淚水一下子便爬滿她的臉龐。

十七年來，她就像幽靈般看著艾蕾留下來的的小鞋子，度過一天又一天。

「伯母！伯母！」

窗外有人低聲喊著，瑪珂只是失神的望著鞋子，一直到對方喊了六次以後，她才慢慢抬頭望向窗外。

一個蒙著頭巾，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女人溫柔的問她：

「伯母，妳需不需要什麼東西？」

瑪珂看了她好一會兒，最後才用細小的聲音說：

「我什麼都不需要，只要艾蕾回來就好了。」

窗外的女人並沒有聽到她最後這句話，依然熱心的問著：「妳要

要吃點兒東西？我有葡萄酒和餅乾。」

「給我一些水就好了。」

「伯母，妳為什麼要住在這裡？」

「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天氣很冷，穿上這件衣服吧！」女人遞給她一件好看的綠色上衣

「不用！」瑪珂冷冷的拒絕。

「那麼，我去幫你弄一點柴火來！」

「我什麼都不要！」

瑪珂雖然拒絕對方的幫助，她的眼睛卻沒有離開她，這時候那女人的頭巾有點鬆動，她看到了那張美麗卻又讓她厭惡的臉。

「是妳！」瑪珂吃驚的站了起來：

「妳是那個跳舞的埃及人！」

「伯母，請不要恨我，讓我幫助妳吧！」艾思瑪不停的向她懇求。

「不行！我恨所有的埃及人！妳是不是把毒藥放進食物裡，想用來

毒死我？」瑪珂尖聲嚷著。

「伯母，請相信我，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的！」

「一定是那個算命的老頭兒要妳來毒殺我，可惡的埃及人，滾開！」

不論艾思瑪如何解釋，瑪珂已經喪失理智，她發出令人心碎的哀號聲，艾思瑪無計可施，只好垂頭喪氣的離開。

而在行刑臺的周圍，正圍著一羣看熱鬧的羣眾，他們正在懷疑是誰被判刑，結果出現在他們眼前的，竟然是昨天的愚人之王——嘉西莫多，不過，此時他的身分是不折不扣的犯人。

「嘉西莫多！」法南諾在人羣中嚷著：

「今天你可要好好展覽一下自己！」

在行刑台上的嘉西莫多被脫下上衣，用繩子綁在輪盤上，只要他隆起的背轉向劊子手，劊子手就會毫不留情的拿起皮鞭抽打他。

「啪！」

一陣劇烈的痛傳遍嘉西莫多的身體，一直到現在，他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鞭子不停落在他的肩上、背上，鮮紅的血也一滴一滴滲出來。

嘉西莫多無力的垂下頭，一直到劊子手舉起手，輪盤也停止轉動，他才睜開那隻佈滿血絲的眼睛，但是鞭刑只是處罰的一部分，他還得被綁在那裡示眾一天。

劊子手離開後，羣眾開始向他丟石頭，並且嘲笑他，嘉西莫多曾經

想反抗，但是他全身被綁得緊緊的，最後他只好再度閉上眼睛，他想起以前在聖母院的日子，多麼無憂無慮啊！這時身上的傷口似乎不那麼痛了。

遠處突然響起一陣馬蹄聲，嘉西莫多趕緊睜開眼睛，是柯洛德神父！他一定會帶自己離開這裡，離開這些討厭的人。

他熱切的看著騎在馬上的柯洛德神父，但是神父只是看了他一眼便離開，嘉西莫多陷入一片絕望中。

「給我水喝！給我水喝！」

他用盡力氣喊著，但是從他嘴巴出來的，卻是一些支離破碎的語言

「水！給我水喝！」

羣眾們還是不停的朝他丟石頭，法南諾甚至說：「把你背上的東西剖開，你就會有很多水喝！」

「水！水！」

嘉西莫多不停的掉淚，卻沒有人願意幫助他；這時候，有一個少女輕快的走上行刑臺，把一個瓶子遞向嘉西莫多的嘴邊。

「她是昨天被我綁架的少女！」嘉西莫多不敢置信的想著：「她竟然是唯一肯幫助我的人！」

這是第一次有人對他這麼好呢！嘉西莫多感動的流下眼淚，艾思瑪始終掛著微笑餵他喝水，喝完之後，嘉西莫多抖著雙唇說：「謝謝！謝謝！」

謝！

艾思瑪朝著他笑笑，便轉身離開，羣眾們都被她的行為感動，同時也

為自己的舉止感到羞愧。

而嘉西莫多一直目送她離開，眼睛裡滿是後悔與感激。

## 陰謀詭計

轉眼已經到了三月，陽光美麗而溫和，到處都有人悠閒的散步，使得巴黎街道熱鬧得像有慶典活動一般。

柯洛德神父高高的站在聖母院的塔上，他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在葛瑞屋廣場跳舞的艾思瑪身上。

艾思瑪快樂的跳著舞，一個穿著紅黃相間衣裳的小丑努力的勸往前擠的觀眾後退，然後到一邊蹲下來，輕輕摸著山羊得卡利的頭。

有時小丑的視線會無意間落在警察身上，不過那些警察根本沒發現

他**就是被通緝的肯渥**，想到這裡，他不禁笑了一下，抬頭望向天空，意外發現站在塔上的神父，有一股不祥的預感滑過他的脊背。

「那位神父是誰？」他悄聲問身旁的人。

那人看了一下，說：

「他是聖母院的副主教柯洛德神父。」

肯渥想起愚人節那天所發生的事，他對柯洛德神父不覺提高戒心。

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漸漸靠近，年輕的武士英姿煥發，臉上滿足笑容

「華比隊長，」艾思瑪眼中泛著光輝走過去：「謝謝你那天救了我

艾思瑪把山羊得卡利叫過去，她拿下掛在山羊脖子上的袋子，裡面裝了許多木牌子，每個木牌子上面都有一個字母。

艾思瑪把木牌子放在地上，得卡利用牠的蹄子挑出幾個牌子，排成

「華比」兩個字。

「山羊竟然知道我的名字！」華比隊長笑著問艾思瑪：「牠會記住

妳教牠的每一件事嗎？」

艾思瑪紅著臉點點頭，這是她為了向他表示謝意，特別教得卡利的

圍觀的羣眾都覺得很驚奇，華比隊長向艾思瑪揮揮手，一面掉轉馬頭一面說：「改天見，艾思瑪小姐，妳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謝謝！我會的！」

柯洛德神父把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如果要以妖術蠱惑人，艾思瑪將會是一個最有力的幫手，他非得讓她聽從自己的命令不可。

在此同時，法南諾也來到聖母院，他爬了一段又一段的樓梯，終於來到塔頂密室柯洛德神父的房間。

他東看西看，隨意翻開桌上的筆記本，柯洛德神父在上面寫著「我希望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妖術師」、「耶穌第二」、「神祕的奇蹟」等字眼，絲毫不隱藏他的野心。

法南諾冷笑著喃喃自語：「還沒等到奇蹟出現，他可能已經進瘋人院了！」



走廊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法南諾趕快閣上筆記本，離開桌子遠遠的，假裝自己在端詳房間的擺設。

柯洛德神父一看到法南諾，立刻板起臉孔問他：「你來這裡做什

麼？」

「親愛的哥哥，我想向你借些錢做一件外套。」

原來柯洛德神父和法南諾是親兄弟。

「法南諾，你在公眾廳對大主教扔蘋果，因而被學校開除，你認為

我不知道嗎？」

「巴黎的大學生都很調皮，我只是倒楣被抓到，你不能因此責怪我

啊！」

「你愛搗亂又不愛唸書，將來能做什麼？」

「我可以參加侍衛隊，況且我跟華比隊長還有點兒交情。」

「華比隊長？」柯洛德神父心生一計，他馬上改變語氣：「我可以

給你錢，不過你要幫我做一件事。」

「沒問題！只要你交代的事，就算是赴湯蹈火，我也會把它完成！

離開聖母院後，法南諾直接到葛瑞屋廣場找艾思瑪，並且交給她一

封信。

艾思瑪詫異的看著這位陌生人。

「剛才我碰到一位朋友，他是華比隊長，他託我把這封信交給你。」

「法南諾趕緊解釋。」

信上寫著要艾思瑪跟這位法南諾一起去找華比，因為他有事要和他們商量。

肯渥認出來法南諾是愚人節那天在公眾廳大吵大鬧的學生，他雖然不相信他，但是華比的信看起來又不像假冒的，因此當艾思瑪說她想和法南諾一起去時，肯渥實在找不到反對的理由。

當法南諾帶著艾思瑪和她的山羊得卡利離開時，肯渥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決定去華比隊長家把事情弄清楚。

果然不出他所料，華比隊長正在家裡，肯渥把剛才發生在廣場的事和信全都告訴華比。

說。

「法南諾？他是柯洛德神父的弟弟，是個無所事事的混混。」華比

「我想起來了！今天我看到柯洛德站在聖母院的高塔看艾思瑪，一定就是他！」

「我也懷疑當初嘉西莫多綁架艾思瑪，也是受到他的指使。」

「聽說他是一個妖術師。」

華比拿出一把黃金打造的劍，說：「這把劍可以對付他，不過我們必須先知道艾思瑪被抓到什麼地方，才能夠把她救出來。」

想到這點，華比和肯渥同時嘆了一口氣。



# 山羊得卡利

法南諾把艾思瑪帶到一間醜陋的房子前，他粗暴的踢了一下門。

「誰啊？」裡面傳來一位老婦人粗糙沙啞的聲音。

「快開門！是樓上的房客打發我來的！」法南諾回答的語氣相當不

耐煩。

門一下就打開了，一位衣衫襤褸，手裡拿著油燈的老婦人站在那兒

有一瞬間，艾思瑪以為自己是在奇蹟街，從小在黑暗王國長大，她

很快就知道這裡不是一般住家，連空氣都瀰漫著一股罪惡的味道。

「華比隊長絕不可能住在這種地方！」艾思瑪心中想著，她隨即低

聲喊山羊：「得卡利！」

她把嘴湊進山羊耳邊，喃喃咕咕說了一些話，法南諾看到這種情形，不覺有點緊張，他拉長耳朵想聽，卻什麼也沒聽到。

「艾思瑪小姐，請你把山羊一起帶到樓上。」

「不行，我要讓得卡利回去。」

「我以為妳和妳的神奇山羊是形影不離的。」法南諾有點兒嘲弄的

說。

「你說的沒錯，不過若是有特別的事情，我還是會讓牠去做。」

「妳把牠訓練得不錯嘛！」

艾思瑪不理法南諾，她拍拍山羊的脖子，牠立刻順著原路跑回去，

很快消失在昏黃的暮色中。

「一隻山羊能做什麼事？」法南諾心中想著：「反正我的任務是把

她帶到這裡，待會兒若是出了什麼意外，全都不關我的事。」

他拿了幾個金幣給老婦人，於是老婦便帶著他們爬上樓梯。

樓上有一條長廊，老婦人帶他們走到最後一個房間，把油燈放在桌

上後，她悄悄走了出去。

法南諾也跟著老婦人下樓，艾思瑪不安的看著房間，嘆了一口氣，

她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只好坐在椅子上等。

雖然才十六、七歲，但生活的磨練卻讓艾思瑪膽識過人，剛才在門口一發現情形不對，她使用埃及話告訴得卡利，要牠趕快去找肯渥，並且把他帶到這裡來。

得卡利雖然只是一隻山羊，卻具有神奇的能力，牠可以聞出住在兩公里內的人，並且能準確無誤的找到牠要找的人。

儘管如此，艾思瑪還是有點兒擔心：「得卡利能不能找到肯渥呢？」

她環顧四周，如果華比隊長真的不是住在這裡，會是誰想見自己呢？

「上帝啊！」艾思瑪不禁禱告：「請幫助得卡利，讓牠平安的找到



肯渥吧！」

門突然被推開，一個穿著黑衣服的人走進來，他用陰險的眼光看著艾思瑪，艾思瑪毫無懼色的望著他。

「你不是華比隊長！」艾思瑪生氣的指責他：「是不是你捏造華比隊長的信，把我騙到這裡來的？」

「是的！」對方回答的很快。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一直想找個像你這樣的人，妳很適合當小女巫。」

「小女巫？」

艾思瑪不敢相信的睜大眼睛看著對方，她可一點兒都不會妖術，也

不想讓別人畏懼她。

「妳是當女巫的最佳人選。」

「你弄錯了！我不願意當女巫，也不適合當女巫！」

「妳不是已經會妖術了？不然那隻山羊怎麼會聽妳的話，做那麼多驚人的表演？」

「你到底是誰？」

柯洛德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他只是定定的望著艾思瑪。

一陣涼意打從艾思瑪心底升起，她用請求的口吻說：「請你讓我回

去！」

「不行，妳必須答應當女巫！」



「不！」

「拒絕對妳並沒有好處，如果妳把我惹火了，小心性命不保。」

「你嚇唬不了我！」

「太好了，當女巫要有這種膽量才行！」

「我已經說過，我絕對不會當女巫的！」

艾思瑪試著要逃開，門卻被鎖住。

「除非妳答應，否則妳永遠無法離開這裡。」柯洛德胸有成竹的說

「你到底是誰？」

「我是神的使者，將要對大眾顯現奇蹟！」

「我才不信，你一定是魔鬼派來的，想要利用我當你的爪牙！」艾

思瑪咬牙切齒的說。

柯洛德走到艾思瑪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肩膀，狠狠的說：「妳非答

應不可！」

艾思瑪在他的逼視下，覺得一陣暈眩。

在此同時，華比和肯渥因為查不出艾思瑪的下落，正在焦急不已。

彷彿間，肯渥覺得自己似乎聽到山羊得卡利的叫聲，「可能是我太太

擔心艾思瑪了。」他心裡這麼想著。

「咩！咩！」

一陣又一陣的羊叫聲從外面傳進來，肯渥高興的跳起來：「是得卡

利！

華比拿著寶劍和肯渥來到門口，真的是得卡利！牠一看到肯渥，就咬著他的衣服，好像要肯渥跟牠走似的。

「你要我跟你走嗎？」肯渥隨即轉頭對華比說：「艾思瑪一定遇到危險了，請你趕快去救她！」

「事不宜遲！」華比彎腰對得卡利說：「山羊先生，麻煩你帶路！」

## 密室裡的決鬥

艾思瑪被關的地方離華比的家有一大段距離，肯渥很訝異得卡利居然能夠找到他，華比對牠的本領也相當讚嘆。

得卡利終於把他們帶到那間醜陋的房子前。

「就是這裡嗎？辛苦你了，山羊先生。」

華比拍拍得卡利的頭，然後對肯渥說：

「麻煩你到侍衛隊叫我的部屬來好嗎？他們若是騎馬的話，很快就

可以趕到這裡。」

肯渥雖然有點兒擔心華比的安全，但是他全國著名的武士，應該不會輸給柯洛德，於是他加快腳步往侍衛隊的方向跑去。

華比輕輕敲門。

「誰？」是剛才那位老婦人的聲音。

華比不出聲，繼續敲門。

「傑克！」老婦人以為是他的兒子，大罵著：「你又喝醉酒了！」

門一開，華比立刻溜進去，老婦人一看見是個武士，心裡一急，伸

手想攔住他。

華比亮出他手中的寶劍，低聲告訴她：「不要叫，告訴我，那位埃

及女郎在什麼地方，有沒有人跟她在一起？」

老婦人指指樓上，說：「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也在那裡。」

「好！」華比用力把老婦人推向樓上，一面告訴她：「上去叫他開門，不管妳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老婦人顫抖著雙腿爬上去，華比緊跟在她後面，來到最後一個房間，老婦人遲疑了好一會兒，終於敲門說：

「喂！喂！先生……」

由於柯洛德讓艾思瑪聞一種奇怪的迷魂藥，此刻她像死了一樣的躺在長椅子上。

柯洛德站在她身邊，用手遮住她的臉，十根手指頭不停的蠕動著，艾思瑪緩緩的睜開眼睛，用空洞而著迷的眼神看著他。

柯洛德把手指向右，艾思瑪的頭便轉向右，他的手指向左，艾思瑪的頭也跟着向左轉。

「快成功了！」柯洛德滿心高興，偏偏在這緊要關頭，竟然有人敲門！

柯洛德手一停，艾思瑪便癱軟在椅子上。

「什麼事？」他氣極敗壞的問。

「剛才帶那位小姐來的先生有急事找你。」老婦人在門外說。

「讓他等一會兒。」

「不行！他說有緊急的事，非見你不可！」

柯洛德低聲咒罵一句，上前把門打開，出現在他眼前的，竟然是華

比！

他機靈的後退，順手抓起放在門邊的一根黑色的木棍；華比一進屋內便看到躺在椅子上，面無血色的艾思瑪。

「柯洛德，身為聖母院的副主教，沒想到你竟然會做出這麼卑劣的事。」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今天就讓你見識這把寶劍的厲害！」

「只是一把玩具劍，你以為你可以靠它打敗我嗎？」

在這間陰森而怪異的房間裡，頓時充滿駭人的殺氣。

華比舞動刀尖，一步步向柯洛德逼近，柯洛德拿著黑棍子，一動也

不動的立在原地。

華比突然一劍刺過去，柯洛德用黑棍子把它撥開，隨即攻向華比頭上，華比用劍擋住棍子，使盡力氣把柯洛德逼向牆邊。

「你還不投降嗎？柯洛德副主教。」華比嘴角浮出勝利的微笑。

「哼！」柯洛德冷笑一聲，把力氣集中在手臂上，使勁向華比衝過去！

華比輕輕轉身便閃過攻擊，當柯洛德再度攻向他，他身形一閃，只看到一道劍光，柯洛德的左肩已經血流如注，他痛苦的丟下黑棍子，同時順手抓起放在旁邊裝迷魂藥的小罐子。

當華比把劍抽回去，柯洛德也把瓶子丟向他，華比舉起左手遮住臉

，小罐子因為碰到他的手臂而破碎，裡面裝的液體四處噴濺，連華比的臉上也沾上一些。

「你這個卑鄙的傢伙！」

華比舉起劍要刺向柯洛德，卻覺得頭昏眼花，連站都站不穩。

「糟糕！是迷魂藥！」他嘟囔一句，便趴在地上無法動彈。

柯洛德忍住痛，撿起華比掉在地上的劍，毫不留情的往他身上刺下

去！

## 殺人凶手

當肯渥帶著士兵們進入房間時，大家全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

華比隊長全身是血的躺在地上，艾思瑪則是一臉茫然的坐在他身邊。

「隊長！」士兵們趕緊過去扶他，一面喊著：「快！趕快把他送進

醫院！」

三個士兵把華比抬出去，其他的士兵則不停的問艾思瑪：「是誰刺傷隊長？」

「他逃到哪裡？」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艾思瑪痛苦的把臉埋在手上。

「妳不知道？他們不是在這裡打鬥嗎？妳怎麼會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我睡著了。」

「妳睡著了？妳別想要騙我們！華比隊長是出名的武士，他不會輕易輸給別人，這場打鬥一定很激烈，妳怎麼可能睡得著？」

艾思瑪百口莫辯，肯渥在一旁趕緊替她解釋：「她一定是中了妖術

。

這下子士兵把怒氣全都出在他身上：「若不是你去找隊長來救她，

隊長就不會受傷！」

誰？

另一個士兵用力搖艾思瑪的肩膀，狠狠問著：「快說！凶手到底是

「我不知道啊！我只記得他穿著一身的黑衣服。」

「隊長是為了救妳才受傷的，妳竟然不知道凶手是誰！」

肯渥懇求他們：「一定是聖母院的柯洛德神父，你們可以調查他。」

「副主教柯洛德？你有證據嗎？我們可不想拿我們的腦袋瓜子開玩

笑。

老婦人也被帶上來，她堅持自從艾思瑪進來後，只有華比隊長進來看過她，看來柯洛德已經用錢收買老婦人，並且教她怎麼回答問題。

「一定是她從背後刺傷隊長！」

所有的證據都對艾思瑪不利，現在士兵更認定她是凶手，而強行把她帶走了；艾思瑪心中只擔心一件事：「華比隊長的生命會不會有危險呢？」

艾思瑪很快被送到法院，不只肯渥見不到她，連奇蹟街的人都不知道她被抓走，而山羊得卡利也消失了蹤影。

肯渥不知要找誰幫忙，他每天在侍衛隊和法院門前排徊，只希望能夠打聽到一點兒消息。

有一天，他拖著沈重的腳步來到法院，已經有一些人在那裡，原來待會要審判艾思瑪，肯渥心中一緊，也跟著大夥排隊進入法院。

臉色蒼白的艾思瑪帶著手銬被押進來，她跪在法官面前，哀求說：

「法官大人，請告訴我華比隊長是不是還活著，如果是的話，求你讓我見他一面！」

「住嘴！這兒是法庭，妳不能任意說話！」

「求求你，只要華比隊長還活著，他會證明我是無辜的。」

「華比隊長現在還昏迷不醒，不能說話。」

「太好了！」艾思瑪欣慰的說：「昏迷不醒表示他還活著！」

艾思瑪，妳今天就要被審判，華比隊長恐怕沒有辦法替妳證明任

何事。

「沒關係！只要他還活著，即使被處死，我也不會有怨言。」艾思

瑪勇敢的說。

坐在旁聽席上的肯渥突然站起來，他大聲對法官說：

「法官大人，我建議應該把這場審判延到華比隊長痊癒後再舉行，

才不會冤枉他人。」

「你有什麼權利這樣要求？」法官厲聲的說：「士兵，把他趕出

去！」

艾思瑪眼看著肯渥為救自己，反而被趕出法院，心中充滿絕望。

「帶山羊進來！」法官又下令。

山羊一進到法院，四處張望一下，很快便跑到艾思瑪面前，溫順的

靠著她，艾思瑪輕輕摸著得卡利的頭。

「聽說這隻山羊會魔術，是不是真的？」法官問艾思瑪。

艾思瑪點點頭，接著她問山羊日期、時間等，山羊都正確的回答出來，牠也用袋子裡的木牌排出「華比」兩個字。

「那是妖術啊！」旁聽席上的人紛紛低語。

「艾思瑪，你不僅用妖術愚弄人民，還利用這隻山羊引誘華比隊長，並且殺了他，現在妳還有什麼話說？」

「不是我！我不可能殺害他！」

「妳還不承認？我要動用刑具拷問妳。」

倔強的艾思瑪被士兵帶到牢房，他們在她腳上穿上沈重的鐵鞋，只要轉動輪子，鐵鞋便會漸漸夾緊艾思瑪的腳。在受不了這種痛苦的情形

下，艾思瑪只好承認是她殺害華比隊長。

法官對這個結果相當滿意，他宣判艾思瑪明天將坐囚車到聖母院前舉行懺悔儀式，然後再到葛瑞屋廣場的行刑臺執行絞刑，連山羊得卡利也一併處死。

艾思瑪滿臉淚水，心中充滿悲哀與絕望，她喃喃說著：「上帝已經拋棄我了！」

## 執行死刑前

天才剛亮沒多久，葛瑞屋廣場又充滿馬蹄聲、輪子聲和人們叫喊說話的聲音。

在荷蘭塔裡的瑪珂，依然看著那隻桃紅色的小鞋子，懷念她的孩子。

從窗口走過四、五個高聲談笑的少年，他們說起今天有個埃及女人要被絞死，這句話引起瑪珂莫大的興趣。

她臥到窗邊，往葛瑞屋廣場看去，已經有人在檢查絞繩，行刑臺的

周圍更是佈滿着熱鬧的人們。

在荷蘭塔的旁邊站著一個穿黑衣服的神父，他目不轉睛的看著行刑

臺，瑪珂喊他：「神父！」

他一轉頭，原來是柯洛德。

「神父，今天要絞死什麼人？」

「就是常常被妳咒罵的那位埃及女郎。」

瑪珂瘋狂的笑了起來：「可惡的埃及人！把他們都吊死！」

「妳為什麼那麼恨埃及人？」

「他們偷走我的小孩，還把她殺死祭神，然後拿一個獨眼、背上有一

肉瘤的怪物來給我；上次我還看到那個怪物，他竟然長大了，我的女兒



呢？我永遠詛咒埃及人！」

「原來嘉西莫多就是她丟棄的。」柯洛德心中想著，為了安撫瑪珂

的情緒，他趕緊說：

「現在那個埃及女郎馬上就要被絞死，妳應該會很高興吧？」

瑪珂看著行刑臺，臉上終於出現好久不見的笑容。

憑著強韌的生命力，昏迷的華比隊長終於醒過來。

在旁邊照顧他的武士喜形於色：「隊長，你終於醒過來，你已經昏

迷七天了！」

「給我一杯水！」他有氣無力的說著。

喝完水後，華比漸漸恢復意識，他努力回想當時的情形，口中喃喃

唸著：「那個昏倒的埃及女郎……」

「埃及女郎？」士兵馬上向他報告：「她因為謀殺隊長被判死刑。」

「什麼？」華比大吃一驚：「她不是殺人凶手！你們為什麼不設法叫醒我，問我當時的情形！」

華比掙扎著要起來，士兵慌張的說：「隊長，你的身體還沒復原，要多休息才行！」

「無辜的人被判死刑，真正的凶手卻逍遙法外，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快帶我去法院，這案子一定要重新審判！」

病房外面突然傳來爭吵的聲音。

「請讓我進去，我一定要見華比隊長！」

「我非進去不可，明天就來不及了！」

華比一聽，是肯渥的聲音，趕緊命士兵帶他進來。

「你醒了？」肯渥一看看到華比，神色激動的說。

「為了艾思瑪的清白，我正要去法院呢！」

「她待會兒就要被執行死刑了，求你趕快去救她吧！」

「即使賠上我的性命，我也不會讓無辜的少女為我送死！」華比命

令士兵：「快去準備馬匹！」

「隊長，你的傷勢太重了，不能騎馬。」士兵好意的勸他。

「這是為了正義和榮譽，你快去把我的馬牽過來！」

「但是……」

華比不顧傷口，厲聲說著：

「別多說了，去把馬牽過來！」

由於艾思瑪要先到聖母院做懺悔，風聞而來的人早已把聖母院前面擠得水泄不通，士兵們不得不圍起一道人牆，擋住愈來愈多的羣眾。

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即將要被吊死的埃及女郎，突然有人喊：「她被押出來了！」

「嘩！」看熱鬧的人羣像螞蟻般往囚車方向湧去。

艾思瑪坐在囚車裡，兩隻手被反綁在後面；她披散著頭髮，胸前還掛著她的幸運袋，纏在她脖子上的粗繩讓人看得怵目驚心。

被繩子綁住的山羊得卡利也靜靜躺在她腳邊。

原本吵雜的羣眾看到艾思瑪美麗而又充滿絕望淚水的臉龐，不由得全都安靜下來，陽光依然溫暖的照著，聖潔的聖母院前面卻有著一股不安的死亡氣氛。

聖母院的大門悄悄被打開，中間的聖壇上有一個很大的銀色十字架，神父們和唱詩班的少年已經站好位置，艾思瑪打著赤腳從囚車走到聖壇前。

一位穿著胸前繡有黑十字架銀袍的神父，從大十字架後面走出來，預備為艾思瑪舉行懺悔儀式。

艾思瑪像看見幽靈似的神色大變，他就是那位抓她又陷害她的人！

艾思瑪呆呆的站在那裡，一股憤怒的火焰慢慢在她心中燃燒！

柯洛德面無表情的走到她面前：「埃及女郎！跪下來求神寬恕妳的罪惡吧！」

接著他彎腰向前，彷彿要聽艾思瑪懺悔似的，其實他是低聲說著：

「艾思瑪，只要妳答應做女巫，我可以救妳！」

艾思瑪使勁大嚷：「你是魔鬼！你才是需要求神寬恕的人！」

「去死吧！」柯洛德低聲咒罵著，然後把手放在艾思瑪頭上，大聲

且莊嚴的說著：「迷途的羔羊啊！回到妳原來的地方吧！神永遠跟妳在

一起。」

懺悔儀式完後，艾思瑪再度被押上囚車，望著蔚藍的天空，她多麼

希望自己是一隻可以自由飛翔的小鳥啊！

在廣場的另一端，有一名武士騎著白馬向這邊飛奔過來，艾思瑪的眼睛不覺亮了起來，因為騎在馬上的正是華比隊長！

受傷的華比勉強騎著馬趕來，現在他已經沒有力氣叫喊，只能向艾思瑪揮手，任由馬兒一路奔跑，但是要穿過密密麻麻的羣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艾思瑪因為興奮過度，竟然昏倒了！

## 劫囚車

站在聖母院高塔上的嘉西莫多，他一直注視著地面上的情形。

他早就在一根柱子上，綁了一條長至地面的繩子，然後等待有利的機會；當艾思瑪昏倒的時候，他立刻抓住繩子滑下來，迅速跑到囚車旁，用力打倒看守艾思瑪的士兵。他抱起艾思瑪，像一枝箭似的衝回教堂。

「哇！」羣眾歡呼起來。

「嘉西莫多在報恩！」

「愚人之王加油！」

法官和士兵們面對瘋狂的羣眾，都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聖母院是一個神聖的避難所，依照當時的規定，犯人只要跑到裡面，就不可加以追捕，剛才柯洛德說他可以救艾思瑪，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嘉西莫多沿著樓梯不斷往上爬，每次在平臺上出現，他就高舉著艾思瑪大喊：「神聖的避難所！」

底下羣眾的歡呼聲沸騰到了極點！

柯洛德並沒有看到這一幕！

因為受不了良心的苛責，懺悔式一完畢，他便換上黑衣服，獨自走到塞納河邊，艾思瑪可憐的身影一直在他腦中浮現，讓他坐立難安。

做！  
——

「只是——一個埃及女郎罷了！」他安慰自己：「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

儘管如此，一種恐懼不安的感覺還是在他心裡慢慢擴大開來。

為了不願意看到行刑臺，柯洛德等到天黑了才回到聖母院。但是經過葛瑞屋廣場時，他還是忍不住向行刑臺望了一眼，卻什麼也沒看到。

「也許她的屍體已經被搬走了。」

柯洛德心裡想著，寂靜的廣場突然顯得陰森恐怖，他加緊腳步趕回聖母院。

他捧著蠟燭，慢慢走向頂樓，一陣冷風吹得他直打哆嗦，同時也把手上的臘燭吹熄了，柯洛德不禁覺得背脊發涼。



他朝著對面的窗子望去，隱隱約約看到一位穿白衣服的女郎。

「艾思瑪！」柯洛德全身打顫：「是艾思瑪的幽靈！」

他覺得自己一動也不能動。

艾思瑪的白衣在風中飄動，整個人看起來好像飄浮在空中一般，她朝著柯洛德的方向走過來，柯洛德本能的後退，全身血液似乎在瞬間冰凍起來。

「幽……幽靈！」

艾思瑪無聲無息的從兩腳發抖、牙齒打顫的柯洛德身邊經過，彷彿他不存在似的，心虛的柯洛德隨即拔腿跑下樓梯。

# 銀哨子

被嘉西莫多救走的艾思瑪，在他的細心照顧下，身體終於慢慢恢復

健康。

他盡力向艾思瑪表達他的意思：「白天妳一定要留在教堂裡面，千萬不要出去，否則他們會把妳抓去殺掉，晚上妳可以在聖母院裡走一走。」

艾思瑪這才發現嘉西莫多有一顆善良的心，她再也不怕他那張扭曲的臉了。

嘉西莫多還給她一個銀哨子：

「如果你有事找我，就吹它；雖然我是個聾子，但是不管距離多遠，我都能聽到銀哨子的聲音。」

艾思瑪又恢復了以往的快樂，嘉西莫多看了也覺得很高興。

有一天，艾思瑪突然想到自己所受的冤屈和華比隊長的傷勢，不由得掉下淚來。

藉著唇語和手勢，她讓嘉西莫多明白現在只有華比隊長能救她。

「這很簡單，」嘉西莫多說：「只要把華比隊長帶來這裡就行了。」

趁著夜色，嘉西莫多到華比住的地方找他；但是法院不知從哪兒得

到消息，早就派了幾位訓練有素的士兵埋伏在門口，準備捉拿他。

士兵們用纏著鐵絲的棍子攻擊嘉西莫多，雖然渾身是血，嘉西莫多還是勇敢還擊，把他們全都打倒在地。

可惜的是，華比隊長為了趕去救艾思瑪，因為傷勢惡化，而被轉往宮廷醫師家裡接受照料，嘉西莫多只好拖著疲乏的身子，回聖母院告訴艾思瑪這個壞消息。

事到如今，艾思瑪只好忘掉這些不幸的遭遇，繼續待在聖母院裡。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她突然被一陣聲音吵醒，睜眼一看，是那一位陷害她的神父！

原來柯洛德已經知道嘉西莫多把她救進聖母院裡的事情，此刻對艾

思瑪而言，神聖的避難所再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了。

「你是凶手！殺人的惡魔！」艾思瑪躲到角落裡，有氣無力的說著

「想不到妳竟然能死裡逃生。」柯洛德冷笑著對艾思瑪說。

「你是聖母院的神父嗎？竟然會用妖術殺人！」

「妳已經知道我的身分，更不能留妳活口！」

柯洛德撲向前，緊緊勒住艾思瑪的脖子，艾思瑪用手推他、打他、抓他都沒有用；在一陣慌亂與掙扎中，她的左手突然摸到地板上一個冰涼的東西。

那是嘉西莫多的銀哨子！

艾思瑪使出最後力氣，吹響銀哨子。

柯洛德終於放開手，他的兩眼佈滿血絲：「沒有人會來救妳的！」

當他要再次攻擊艾思瑪時，一隻強而有力的手突然抓住他的脖子，

他回頭一看，竟然是嘉西莫多！

柯洛德拼命想制止他，卻忘了他是個聾子，嘉西莫多一腳把他踢倒

，抓住他的腿便往門外走去。

在月光下，嘉西莫多才發現要殺害艾思瑪的，竟然是他最敬愛的柯

洛德神父！

他的手一鬆，柯洛德趕緊站起來，狠狠的踢了他一腳，然後跑下樓

去。

## 發動攻擊

在奇蹟街，一場盛大的宴會正在舉行。

國王坐在一個大木桶上，他的周圍滿是刀、劍、棍子、斧頭等武器，參加宴會的男女老少正爭先恐後的挑選他們喜愛的武器。

「大家快點兒準備！」國王大聲喊著：「我們一個小時後出發！」

一個身穿盔甲的青年爬上桌子，慷慨激昂的演說著：「各位，我今天特別來加入你們，因為我們要去攻打聖母院，殺神父，救回艾思瑪，再把恐怖的嘉西莫多帶回來處以火刑，這是值得稱頌的壯舉！」

大家紛紛鼓掌表示贊成。

坐在火爐旁沈思的肯渥覺得他的聲音很熟，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

法南諾，柯洛德的弟弟！

「他竟然也混到黑暗王國裡！」肯渥憤怒的想上前揭穿他的所作所為，但這些對艾思瑪來說，並沒有幫助，於是他又重新坐回火爐旁。

「如果華比隊長能儘快恢復健康，那該多好！」這是肯渥心裡最大的願望。

望著這一支奇異的隊伍，肯渥忍不住輕輕搖了搖頭，他們以為可以把艾思瑪從聖母院裡救回來，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啊！

國王走過來，拍拍肯渥的肩膀說：「詩人！加油！」

肯渥依然坐著沒動，遠處的鐘已經敲了十二下。

「好！」國王終於下令：「出發！」

嘉西莫多此刻正在聖母院的塔頂俯視巴黎夜色。

自從知道柯洛德的祕密後，柯洛德經常無緣無故的懲罰他，嘉西莫多從不反抗；只有當柯洛德接近艾思瑪的房間時，他才會像凶猛的野獸般對抗他。

寂靜的巴黎，黑暗中有一股不安定的氣氛四處流竄。

剎那間，嘉西莫多發現塞納河畔有一條長蛇似的黑影正在向聖母院逼進，他馬上明白他們是要來搶艾思瑪，他必須趕快想辦法才行。

在衡量情勢後，他決定單獨對付這些人，他決定不到最後關頭，絕

不吵醒熟睡的艾思瑪。

這可是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頭的人點燃五、六支火把，國王爬到旁門上，指揮羣眾排成攻擊隊伍，他們的動作迅速而且無聲，一切準備就緒。

國王向聖母院大聲宣告：「我們是來救無辜的艾思瑪的！你們這些神棍，竟然答應法院的要求，天亮後要把艾思瑪交出去，現在我命令你們把她交給我們，否則我們就要破壞你們的教堂！」

嘉西莫多聽不到他在說什麼，他只是密切注意大家的行動。

「進攻！」

國王一下令，馬上有三十幾個年輕人拿著斧頭砍鐵門，金屬撞擊的



聲音震撼了整個夜空。

一根大木頭突然從上面掉下來，把站在石階上的人全打倒在地上，羣眾哇的一聲全都往後退，連搗毀鐵門的人也趕緊逃開。

國王憤怒的叫著：「你們竟然拒絕我們的要求！來人啊，進攻！」

「向前衝！」

國王再次下令，卻沒有人敢上前一步。

「用木頭撞開門，不要喪失你們的膽量！」

在國王的鼓勵聲中，大夥兒抬起木頭撞門，一顆顆石頭像雨一般的

落下來。

原來嘉西莫多把修理鐘塔用的石頭、木頭和一些鉛管，全都用來當

作武器，這才阻止了他們的攻勢。

法南諾不知道從哪裡搬來一座長梯子，打算沿著拱門上的雕像爬進教堂裡，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偷裡面的寶藏。

他很快爬上了平臺，嘉西莫多早就在那裡等他；嘉西莫多把梯子推倒，三兩下便抓住法南諾的手和腿，把他丟向黑暗之中。

「我們要報仇！」攻擊的羣眾發出怒吼，他們找來更多的梯子和火把，爭先恐後的爬上教堂，警鐘也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嘉西莫多再也抵擋不住，他絕望的倒在地上。

# 母女重逢

艾思瑪被教堂外的騷動聲吵醒，當她看到外面殺氣騰騰的羣眾，不由得發起抖來。

一陣沈重的腳步聲逐漸向她逼進，艾思瑪更加害怕，同時她也擔心嘉西莫多的安全。這時，教堂裡完全寂靜無聲，害怕的神父們早就躲進主教公館，齊聚在那裡向上帝祈求平安。

在柯洛德的脅迫下，艾思瑪由教堂後面悄聲走向河岸，那邊已經有一條小船在等他們，小船一直划向葛瑞屋廣場附近才靠岸，攻擊聖母院

的人羣被他們遠遠拋在後面。

「艾思瑪，妳的性命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柯洛德再次威脅她：「妳最好聽我話，答應做女巫，對妳會有很多好處的。」

「你這魔鬼，我恨你！你把我害到這個地步，你還有什麼話說？」原本滿心害怕的艾思瑪，突然不再感到恐懼，她毫不留情的罵著柯

洛德。

荷蘭塔裡的瑪珂一聽到她的聲音，也拉開嗓子咒罵：「埃及女郎，去死吧！」

柯洛德兩眼直視艾思瑪，厲聲的說：「妳還是不肯答應？」面對他的恐嚇，艾思瑪毫不退縮：「我寧願死也不會答應！」

「好！這是妳自找的！」

柯洛德抓住艾思瑪纖細的手臂，強行把她拉向荷蘭塔密室的窗戶邊

「我把埃及女郎帶來了！」他向裡面喊著：「妳可以報仇了！」

黑黝黝的密室裡，突然從窗口伸出兩隻瘦骨如柴的手臂，緊緊抓住

艾思瑪的肩膀。

「千萬別讓她跑掉！」柯洛德又朝密室裡喊：「我去叫法官來。」

柯洛德離開後，艾思瑪想掙脫那兩隻手，它們卻愈抓愈緊。

「即使逃出去，還是難免一死。」一想到這裡，艾思瑪便決定放棄

掙扎。

她悲傷的看著那張充滿憤怒的臉孔，輕輕問著：「請告訴我，我到底對妳做了什麼壞事，才讓妳這麼恨我？」

「妳和妳的伙伴偷走我的女兒，還殺死她，我恨妳，埃及女郎！」

「那時候我一定還沒出生，妳不應該怪我！」

「如果我女兒還活著，她應該像妳這麼大，十七年了，我每天以淚

洗面，今天我要殺死埃及人的孩子，為我的女兒報仇。」

艾思瑪不自覺的把手放在護身袋上，她衷心希望它能保護自己度過

難關。

「那是什麼？」瑪珂一把把它搶過去。

「不要拿，快還我！」

「什麼鬼東西，我要撕裂它！」

瑪珂一下子就把手袋子咬破，一只桃紅色的小鞋子從裡面掉出來。

「啊！鞋子！一隻鞋子！」

瑪珂從懷裡拿出當年留在床上的小鞋，和地上的鞋子比較，竟然一

模一樣。

艾思瑪的小鞋裡還塞著一張紙條：「只要找到另外一隻鞋子，妳就

可以找到母親！」

「妳……妳……」瑪珂又哭又笑，身體因為興奮而不停發抖：「艾

蕾，妳是我的孩子艾蕾啊！」

「媽媽！」艾思瑪沒想到會在這種情形下和母親重逢，她的臉上也

掛滿了淚水。

瘦小的瑪珂不知從哪兒來的力氣，她從角落搬來一塊石頭，不停的撞向窗戶上的鐵格子，等它們鬆動後便把鐵條拔下來，再把艾思瑪拉進去。

「我的女兒，妳終於回來了！」瑪珂抱著她，輕聲的說：「妳在這裡很安全，媽媽會保護妳。」

「媽媽！媽媽！」

艾思瑪也緊緊抱著瑪珂，十幾年來，她第一次喊母親，也第一次體會到母愛的溫暖。

幸福才剛剛充滿這對母女的心，惡運也緊跟著來臨。

瑪珂，令這對母女憂心不已。

一陣吵雜的馬蹄聲劃破黑夜的寧靜，柯洛德已經通知法官來抓艾思瑪珂把艾思瑪帶到角落，要她蹲下來，再拿一些破布胡亂蓋在她身上。

「怎麼逃出去呢？」瑪珂急得不得了：「對了，趕快躲起來！」

上。

「喂！」一個士兵探頭進來問：「艾思瑪在什麼地方？」

瑪珂若無其事的說：「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柯洛德神父可能弄錯了。」站在士兵後面的法官失望的說。

士兵不死心又問：「柯洛德神父不是叫你抓住她嗎？」

「她反咬我一口就跑掉了。」

「窗戶上的鐵格子為什麼壞了？」

「它本來就是壞的。」

「胡說，昨天我經過時，它還是好好的！」

法官看了一眼神色緊張的瑪珂，立刻命士兵把窗口弄大，到密室裡

搜查艾思瑪的蹤跡。

「不行，不！我絕不能讓你們這麼做！」瑪珂奮力想阻止士兵這麼

做，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艾思瑪一下就被他們找到了。

「我求你們不要帶走我的女兒！」瑪珂緊緊抱著艾思瑪：「十七年

前她被埃及人偷走，我才剛剛找到她，求你們不要把她帶走！」

「叫她放手！」法官冷酷的命令士兵。

瑪珂終於被幾個士兵合力拉開，她發瘋似的朝一個士兵撲過去，抓起他的手臂就咬，士兵疼得受不了，用力的推了她一把，瑪珂的頭撞到牆壁，整個人跌倒在地板上，再也沒有站起來。

「媽媽！」

艾思瑪看到這一幕，也跟著昏倒；當她醒來時，已經站在絞臺上，脖子上還套著繩子。

「不要！」

她絕望的叫著，卻得不到任何回音。

## 復仇

攻擊聖母院的羣眾被趕來的士兵驅逐後，鬆了一口氣的嘉西莫多趕緊跑到艾思瑪的房間，卻發現她的門開著，房間裡也沒有她的身影。

他焦急的用手抓頭髮，嘴裡發出奇怪的聲調，他實在想不透艾思瑪為什麼會突然不見。他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的跑著，從教堂到鐘樓，每一個可以躲人的地方他都找遍了，就是沒看到艾思瑪。

當他精疲力竭的回到艾思瑪的房間時，他不得不相信艾思瑪確實被人帶走了。

出來。  
イヌ カヲ

聖母院裡一片死寂，只有一陣詭異奇特的哭聲從艾思瑪的房間裡傳

東方漸漸發白，嘉西莫多看到一個身影從艾思瑪的門前經過。

「一定是他！」嘉西莫多恍然大悟：「一定是柯洛德神父帶走艾思

瑪的。  
マユ カセ

他又想起幾個月前在行刑臺被示眾時，柯洛德神父對自己的不聞不問，以及艾思瑪的善良，嘉西莫多對柯洛德的服從心完全被憤怒所取代

。

他像追蹤獵物的狼一樣，無聲無息的跟在柯洛德後面，他認為這樣一定可以找到艾思瑪。



柯洛德爬上塔頂，這時太陽已經露臉，空氣清新而乾淨，柯洛德站在欄杆旁，靜靜看著底下的葛瑞屋廣場。

嘉西莫多好幾次想衝上去問他把艾思瑪藏到什麼地方去了，看他沈思的樣子，只好沈住氣；但是他到底在看什麼呢？嘉西莫多悄悄靠到邊上，順著柯洛德的視線下去。

那是行刑臺，有幾個人對著臺上指指點點，原來在絞臺下躺著一個穿白衣服的人；沒多久，一個行刑人扛著穿白衣服的人爬上梯子。

嘉西莫多看清楚之後，臉變得恐怖異常：「那是艾思瑪！」  
行刑人已經把梯子踢開，套在繩子頂端的艾思瑪像布偶似的晃動了  
一下，接著便像被風吹起的紙片般旋轉。

柯洛德眼睛眨也不眨的注視這一幕，他的嘴邊浮起惡魔般的笑。

一位騎白馬的年輕武士不停的鞭策他的馬兒快跑，當他來到行刑臺邊，不由得悲痛的大喊：「糟糕！我來得太遲了！」

他是華比隊長，一聽到艾思瑪要被處刑的消息，他就儘速趕來，但是還是沒來得及救她。

白馬因為被拉得太緊，把前腿高高舉起，華比也跟著往上仰，他清楚看到塔頂上柯洛德的身影。

「惡棍！」

華比策馬奔向聖母院，他要替艾思瑪報仇，同時也要向世人揭露柯洛德的真面目。

他快速爬上樓梯，才要走向平臺，躲在暗處的嘉西莫多突然跳出來，整個人像隻巨大的怪鳥似的向柯洛德撲過去！

正得意的柯洛德，沒想到一向對他忠心耿耿的嘉西莫多竟然會從後面偷襲他，當然，他也沒想到嘉西莫多在決定這麼做之前，心裡也有一番痛苦掙扎。

往下摔下去的柯洛德，衣服正好被突出的排水溝勾住，底下一百公尺是石板，他拼命揮動雙手想抓住東西，平滑的石牆把他的手指頭磨破，他的腳也踩不到任何可以立足的地方。

嘉西莫多那張可怕且憤怒的臉，正從平臺上探出來看他。

柯洛德先讓自己鎮靜下來，再使出渾身力氣往上爬，他以膝蓋緊緊

頂著牆壁，終於往上爬了一些，這時，那條支撐他的鉛管，突然「叭」的一下應聲而斷，他的手指也順著石壁往下滑。

嘉西莫多看著柯洛德的身體在空中翻轉了幾下，最後掉落在地面上。○「我為艾思瑪報仇了！」他痛苦的想著，然後腳步踉蹌的離開平臺。

華比被這一幕震驚住，他想上前和嘉西莫多打招呼，卻又想到他是個聾子，只好站在原地不動。

嘉西莫多經過華比身邊時，抬頭望了他一眼，隨即無力的垂下頭，緩緩走下樓梯。

華比只能目送嘉西莫多醜怪的身影離去，接著他深深嘆了一口氣，也轉身下樓。

從艾思瑪死的這一天起，嘉西莫多再也沒有在聖母院出現過。

甚至從那時候起，也不曾有人見過嘉西莫多，或知道他到什麼地方

去了。

依照當時的習慣，艾思瑪的屍體被埋葬在蒙地法崗墓地，這裡是專門用來埋葬死囚的。

第二天，肯渥帶著山羊得卡利來到墓園。自從艾思瑪被吊死後，肯渥也在慌亂中把得卡利帶走，他們在那裡待了許久才離開，從此他們也在奇蹟街失去影蹤。

## 尾聲

一年過去了，艾思瑪和嘉西莫多的故事已經被巴黎市民淡忘，很少有人再提起。

有一次，一位官員有事到蒙地法崗墓園，意外發現兩具緊緊擁抱在一起的白骨。

這兩具屍體是一男一女，最讓他驚奇的是，那具男性白骨有一條彎曲的脊椎骨，頭蓋骨很大，一條腿顯然比另外一條要短很多。

至於女的，她的頭骨有碎裂痕跡，應該是被絞死的；那位官員認為

男的應該是在女的被絞死後，跑到這裡抱著她的屍體殉情。

他試著要把兩具屍骨分開，才剛碰到它們，它們卻同時粉碎，似乎在向世人證明他們堅定的情誼。

於是，巴黎市民們終於知道嘉西莫多這一年來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原本被遺忘的故事，又開始有人提起。而艾思瑪和嘉西莫多又回到巴黎人的生活中，成為不朽的傳奇。